

我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干了六年多,熬过了适应期和被认同期,步入了沉淀后的成长期,水到渠成的升职加薪,顺势而为的得心应手。

某天,接到一位猎头来电,问我是否有意看看新的机会。我说:“不,我想在事务所稳定地干下去。”

猎头给我讲了一通聪明人不拒绝机会的道理后,又说:“开些让自己动心的条件吧,谈不拢,你没损失,谈得拢,皆大欢喜,中途心情变更,再说‘不’也来得及。”

「不完美」面试

瑞秋

为了打发这番苦口婆心,我拍了拍脑袋,随口开口了让自己心动的条件:“职位级别比现在高,薪资福利涨幅大于百分之八十,配备助理部下。”

猎头确认说次日面试。我看了看复习计划表,最后两天排得满满当当,不得不弱弱地说:“要不这次就放弃吧?”

和总裁的面试被一拖再拖,猎头总向我解释,总裁满世界飞,约见时间不在排队,我想他不急我更不急,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
当年是某项执业资格考试的第一年,事务所为此重设门槛,考试通过,获得资格证书,作为留用的硬指标,为此所里人人应考。

招入公司是一家知名企业,盈利能力很强,福利政策也很不错。面试前,我查阅了公司的相关信息,但也只做了一份提纲性的简历,没下功夫,打算现场如实回答问题,避免误导

傍晚六七点钟的光景,我把刚做好的荆菜凉面端上餐桌,忍不住又深深嗅了嗅荆菜的味道。一餐饭忙下来,虽然一直被包围在荆菜熟悉的亲切的清新鲜果的香味里,依旧闻不够。

荆菜是昨天从千里之外的老家带到这个城市的,一路上,我小心翼翼抱着这捆荆菜,仿佛就把故乡和快乐带在了身边那样知足幸福。

一碗荆菜凉面

和被高估,让自己陷入一边辞掉现有工作,一边不能胜任新工作的困境中。

人事方面的面试重点是资格审查,而心理、性格、抗压能力和领导力的测试是在电脑系统上快速答题几个小时,我估计过关的原因是答题时很放松,以平常心跟着感觉走。

直接上司对我的面试,是把现有的专业问题编成案例让我解答。看到案例中的疑难杂症,我窃喜,这些都是日复一日我为客户解决的问题,临场发挥,犹如资深医生坐诊看常见病,下诊断开处方笔尖流畅。后来得知,上司事先也做了功课,他从财务顾问处拿到了答案,听我解析时,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,只是他全程面无表情,直到送我们出门时才露出笑容,和我说下次怎样怎样,言下之意,后会有期。

和总裁的面试被一拖再拖,猎头总向我解释,总裁满世界飞,约见时间不在排队,我想他不急我更不急,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当年是某项执业资格考试的第一年,事务所为此重设门槛,考试通过,获得资格证书,作为留用的硬指标,为此所里人人应考。要在两个多月内备考五门课,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搭上了,谁知临考前两天,猎头确认说次日面试。我看了看复习计划表,最后两天排得满满当当,不得不弱弱地说:“要不这次就放弃吧?”

第二天,我推出一大堆复习资料和习题集,出门时又开始纠结了,爽约吧,不厚道,去面试吧,时间被挤掉,万一因此挂科,我拿什么和未来的东家讨价还价?我转身回家继续翻书,看了几页,坐不住了,觉得不妥,少看半天书,考试未必不过关;不去面试,于人于己,于前功尽弃,连最后说“不”的机会也没了。去还是不去?良知最终战胜了理智。

见了总裁,一番自我介绍后,他问:“你是从公司过来的,还是从家里过来的?”我懂潜台词:从公司过来,可能被一个会议或难缠的客户耽搁,身不由己地迟到,可以被原谅。我可以顺水推舟,但迟疑了一下,还是如实招来:“从家里来,明天要考试,

烈日从田里劳作回来,还没进家门,就听见了他们欣慰爽朗的笑声,父亲总是夸张地说:“在田里,我就闻见了荆菜凉面的香味,丫头,快给我来一碗。”

如今,在这个到处是陌生人的城市,很难买到荆菜。当我风尘仆仆,带着故乡的荆菜出发,当一碗荆菜凉面端在手上,整个人就莫名地踏实妥帖了,烟尘滚滚的前路也一片清新明媚。生活的奔波劳累,人生的烦恼和苦闷都在这一碗简单的面里瞬间消解。不禁笑着感叹,所谓美味,并不是奇和珍,也不是味蕾上带给人的震撼,而是精神上给人的慰藉。

手机里播放着古诗文讲解,正讲到苏轼之思的张翰,他在洛见秋风起,因思吴中菖菜羹、鲈鱼脍,曰:“人生贵得适意尔,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!”于是弃官还乡。西晋人张翰的故事,我并不陌生,以前总钦佩他潇洒不羁的生活态度。这个傍晚再次听到,我又多了一份深深的理解。远离故乡,在他乡漂泊生活的合理性会思念故土的食物,而那些食物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,之所以令游子魂牵梦萦,是因为在复杂的尘世里,那是我们内心的桃花源,简单、安稳、快乐的小世界。

就像我手里的这碗荆菜凉面,它的做法简单得很,却美味至极。

这个疫情反复的暑假里,上海天文馆开馆的消息,让众多家有“神兽”的爸妈们精神大振,个个都提前七天定好闹钟,双手捧着手机、眼睛一眨不眨地、抢那每天五十分之一的幸运门票,然后拖儿带女,奔赴宇宙星辰。

我也是能够奔赴宇宙星辰的幸运妈妈之一,所以特别珍惜入馆的每分每秒,想带着自家神兽把馆内的每个细节都看个够。然而,神兽有神兽的节奏——在我想要驻足的时候,她已经迫不及待地奔向了下一个发现。我于是果断改变策略:把自己全然交托给她,告诉她“听你安排,带我神游”。小神兽立刻兴奋起来,拉着我的手说:“好,妈妈,跟我来!”

果然,当妈妈愿意把自己“交托”给神兽时,神兽会真的还妈妈一个“神迹”!虽然我们的参观路线完全颠覆了展馆本身的逻辑,也错过了大堆大堆的知识数据,

乎都搭上了,谁知临考前两天,猎头确认说次日面试。我看了看复习计划表,最后两天排得满满当当,不得不弱弱地说:“要不这次就放弃吧?”

第二天,我推出一大堆复习资料和习题集,出门时又开始纠结了,爽约吧,不厚道,去面试吧,时间被挤掉,万一因此挂科,我拿什么和未来的东家讨价还价?我转身回家继续翻书,看了几页,坐不住了,觉得不妥,少看半天书,考试未必不过关;不去面试,于人于己,于前功尽弃,连最后说“不”的机会也没了。去还是不去?良知最终战胜了理智。

见了总裁,一番自我介绍后,他问:“你是从公司过来的,还是从家里过来的?”我懂潜台词:从公司过来,可能被一个会议或难缠的客户耽搁,身不由己地迟到,可以被原谅。我可以顺水推舟,但迟疑了一下,还是如实招来:“从家里来,明天要考试,

烈日从田里劳作回来,还没进家门,就听见了他们欣慰爽朗的笑声,父亲总是夸张地说:“在田里,我就闻见了荆菜凉面的香味,丫头,快给我来一碗。”

如今,在这个到处是陌生人的城市,很难买到荆菜。当我风尘仆仆,带着故乡的荆菜出发,当一碗荆菜凉面端在手上,整个人就莫名地踏实妥帖了,烟尘滚滚的前路也一片清新明媚。生活的奔波劳累,人生的烦恼和苦闷都在这一碗简单的面里瞬间消解。不禁笑着感叹,所谓美味,并不是奇和珍,也不是味蕾上带给人的震撼,而是精神上给人的慰藉。

手机里播放着古诗文讲解,正讲到苏轼之思的张翰,他在洛见秋风起,因思吴中菖菜羹、鲈鱼脍,曰:“人生贵得适意尔,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!”于是弃官还乡。西晋人张翰的故事,我并不陌生,以前总钦佩他潇洒不羁的生活态度。这个傍晚再次听到,我又多了一份深深的理解。远离故乡,在他乡漂泊生活的合理性会思念故土的食物,而那些食物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,之所以令游子魂牵梦萦,是因为在复杂的尘世里,那是我们内心的桃花源,简单、安稳、快乐的小世界。

就像我手里的这碗荆菜凉面,它的做法简单得很,却美味至极。

但,孩子带我游历了她自己的思考轨迹,体验了她的好奇,感受了她的力量与自信……当我们一起漫步在“征程”那悠长回旋的路径上时,我看到了她眼中一闪一闪的小星星。

这眼中的小星星,让我想起童年的自己。那时天很蓝,母亲很浪漫,无论白天工作多么辛苦,到了晚上,一定会抽出时间陪我们抬头看天,还会举起手臂优美地划向夜空,告诉我们“这是银河”“那是牛郎星和织女星”“那是北极星”“那里有七颗星,数一数连起来,就是北斗七星”“天亮之前最亮的那颗星是启明星”……

追星星的妈妈,在我们纯净的眼睛和心灵中播下了星星的种子,孩子带我游历了她自己的思考轨迹,体验了她的好奇,感受了她的力量与自信……当我们一起漫步在“征程”那悠长回旋的路径上时,我看到了她眼中一闪一闪的小星星。

追星星的妈妈

林紫

这眼中的小星星,让我想起童年的自己。那时天很蓝,母亲很浪漫,无论白天工作多么辛苦,到了晚上,一定会抽出时间陪我们抬头看天,还会举起手臂优美地划向夜空,告诉我们“这是银河”“那是牛郎星和织女星”“那是北极星”“那里有七颗星,数一数连起来,就是北斗七星”“天亮之前最亮的那颗星是启明星”……

追星星的妈妈,在我们纯净的眼睛和心灵中播下了星星的种子,孩子带我游历了她自己的思考轨迹,体验了她的好奇,感受了她的力量与自信……当我们一起漫步在“征程”那悠长回旋的路径上时,我看到了她眼中一闪一闪的小星星。

听到这首儿歌时,我早就超龄了。初夏,我在水塘边钓鱼,四周是刚黄了,孩子听了都笑,我也跟着笑起来。

觉得好玩,就不会较真。几岁孩子听了笑的儿歌,也就不必深究了。学校在一片高丘之上,没有围墙,只有几排房子。房子四周,低处是稻田,高处是麦地。水稻扬花了,麦子炸芒了,都跟我有关。我常常走在窄窄的田埂上,淹没在半年高的稻田或麦地深处。田埂上鸭舌草开着蓝盈盈的花,大片大片绿色的稻田里,这种颜色十分弱小、深刻,看久了,自己也感到一种难以化解的寂寞。麦地里常见一些野燕麦,孕穗的时候就特别谦恭,深深地垂下脑袋,在十分有限的空间里结它的果实。这两种植物,农民都不喜欢,嫌它们影响了庄稼的生长。但好多年后,它们被景观设计师拿来装饰庭院。我不种田,对野草就比农民多了一点事不关己的宽容。说实话,它们的的确比庄稼更好看,虽然无用。

对付初中化学教学,我很快驾轻就熟,更多时候我读一些古典诗歌。在麦地里,读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“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”,李颀的《送陈章甫》“四月南风大麦黄,枣花未落桐荫长”,一千多年过去了,麦子、物候合起来就成了“七”。“七”是一个神圣的数字,公元前2000年,巴比伦人认为宇宙间只有七个星球:水星、火星、金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太阳、月亮。

七个星球被总称为“巴比伦星球”。中外颇有一些相似的“七”字概念:中国人把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柴米油盐酱醋茶称为“开门七件事”,国外把随身所带的个人日常必需品叫做“七样东西”;中国魏晋时期有“竹林七贤”,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“七星诗社”。有时“七”也在讽刺和贬义语中,如有些国家把

所思·所想 俞娜华

太阳退隐也有尊严,因为它本身是光辉! 心灵之力,身体之力,心力更大,无形胜有形! 竹子,生命顽强,有青春之态;竹子虚怀若谷,有君子之风;竹子,高风亮节,柔中含刚。

心宽者,易换位思考; 心窄者,易斤斤计较!

七夕,指夏历七月初七的晚上,是中国历代相传的节日名,与此相关的一个“牛郎织女”的神话故事:长期以来,人们将星名“牛郎星”和“织女星”衍化成神话人物:织女为天帝孙女,故亦称天孙,长年织造云锦,自嫁与牛郎后,便中断了织锦。于是激怒了天帝,责令她与牛郎分离,并将牛郎打入凡间,只准他们每年七夕相会一次。在古代,“七”是天地结合、神人相通的象征性数字。故事最初见于《古诗十九首》,《风俗通》佚文曾记牛郎会织女时,乌鹊在天河上为他们搭桥,谓之“鹊桥”,有段时间,有人把难得相见的两地分居夫妇也戏称为“牛郎会织女”。中世纪时,欧洲人把大地设想为四方形,把天空看作三角形,天地

子,此刻,这些种子又经由我,无声无息地传播给了下一代,这才是真正值得珍惜和追寻的宝藏啊,因为它们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,让每一双眼睛、每一颗心灵都能够在黑暗中绽放出光明,引领和鼓励自己的同时,也轻轻照亮身边的人:即便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和在意这点点滴滴的星光,即便大多数的声音都在说:“追星星的时间,还不如拿去去做一点正经事!”

有趣的是,天文馆里也四处充斥着这样的声音。耳旁常常会听到有稚气的孩子说:“妈妈,天上这些‘星星’好美呀!”接着就是妈妈一顿的打击和催促:“美什么呀,那是假的!你都站这里半天了,赶快往前走!要闭馆了,还有好多来不及看了!”

没有太大的变化,农民的忧虑和期盼,也没有什么变化。我都感觉自己和白居易他们相去未远。乡野日月光。我出生在学校附近的村子,对庄稼地太熟悉了;飘荡在庄稼地上空的儿歌唱民谣也渗透了我的声音,习焉不察,我从没考究过歌声的含义,直到后来读了一些讲儿歌的文章,才稍微懂得一点。儿歌主要是趁韵的唱词,除了押韵,并无思想的前后贯通,有的儿歌全无法,但这种各说各话的形式恰恰形成了一种幽默。这样理解“大麦黄”的唱词,也就毫无违碍之感了。可乡下文人总想从童谣里发现大道理,东北地区的这首,我疑心就是当时诗人创作的:大麦黄,小麦黄,农

民伯伯收割忙,割下麦子来打场。麦子香,麦子壮,磨成面粉做饺子,先请爹娘尝一尝。

四川绵阳的这首,一定是乡下原来就有的:大麦黄,小麦黄,嫁了姐姐妹妹忙,再等三年不嫁我,背起包包找情郎。还有崇明的这首:小麦黄,大麦黄,蝴蝶蝴蝶撑黄。簇头伸得快么尝一尝,簇头伸得慢么汁水吃得多。

真正的儿歌,有时就像庄稼地里的草,对庄稼而言是杂草,但对大地来说,它们本来就是美丽的花朵。我们不需要发掘趁韵歌谣里的微言大义,只需要在唱歌人的天真烂漫多年过去了,麦子、物候

远亲叫做“转了七道弯的亲戚”,“凶七”指泼妇。中国封建社会曾经有过压迫妇女的“七出”——休妻的七种理由:旧时所谓的离婚多指“休妻”,休妻有“七出之条”。

在生活中,“七”字出现频繁其实也有其道理,曾几何时,中国七位数电话号码的城市,人们常常用谐音编成七字顺口溜,便于记忆。戏曲的唱词经常采用七字句,朗朗上口,节奏感强。有人研究过,在非商业时期,由七个人组成的集体最有利于行动;首先,七是一个奇数,便于表决;其次,倘若少于七人,意见太少,容易过早和草率作出决定;反之,人多了又会在小集团中萌生权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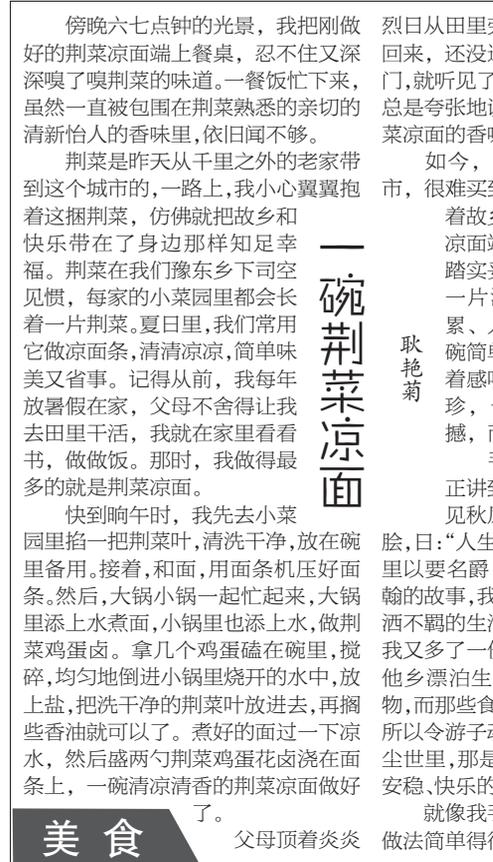
知苑

新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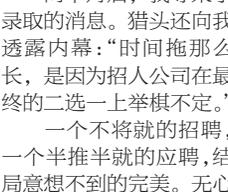
古树下

王文明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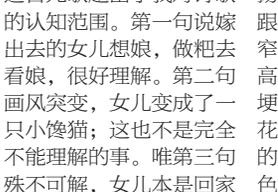
七夕会

七夕,指夏历七月初七的晚上,是中国历代相传的节日名,与此相关的一个“牛郎织女”的神话故事:长期以来,人们将星名“牛郎星”和“织女星”衍化成神话人物:织女为天帝孙女,故亦称天孙,长年织造云锦,自嫁与牛郎后,便中断了织锦。于是激怒了天帝,责令她与牛郎分离,并将牛郎打入凡间,只准他们每年七夕相会一次。在古代,“七”是天地结合、神人相通的象征性数字。故事最初见于《古诗十九首》,《风俗通》佚文曾记牛郎会织女时,乌鹊在天河上为他们搭桥,谓之“鹊桥”,有段时间,有人把难得相见的两地分居夫妇也戏称为“牛郎会织女”。中世纪时,欧洲人把大地设想为四方形,把天空看作三角形,天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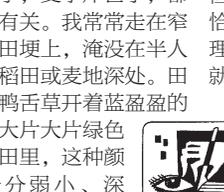
心灵港湾

听到这首儿歌时,我早就超龄了。初夏,我在水塘边钓鱼,四周是刚黄了,孩子听了都笑,我也跟着笑起来。觉得好玩,就不会较真。几岁孩子听了笑的儿歌,也就不必深究了。学校在一片高丘之上,没有围墙,只有几排房子。房子四周,低处是稻田,高处是麦地。水稻扬花了,麦子炸芒了,都跟我有关。我常常走在窄窄的田埂上,淹没在半年高的稻田或麦地深处。田埂上鸭舌草开着蓝盈盈的花,大片大片绿色的稻田里,这种颜色十分弱小、深刻,看久了,自己也感到一种难以化解的寂寞。麦地里常见一些野燕麦,孕穗的时候就特别谦恭,深深地垂下脑袋,在十分有限的空间里结它的果实。这两种植物,农民都不喜欢,嫌它们影响了庄稼的生长。但好多年后,它们被景观设计师拿来装饰庭院。我不种田,对野草就比农民多了一点事不关己的宽容。说实话,它们的的确比庄稼更好看,虽然无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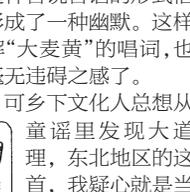
大麦黄 小麦黄

冯渊



所思·所想

俞娜华



七夕与串七

陈钰鹏